

CAESAR

一手缔造了古罗马不陨的辉煌

他傲视权威，玩弄腐朽的元老院于股掌之间。

他戎马一生，将欧洲大部分领土尽收于古罗马辖下。他挥霍无度，穷奢极欲，荒淫无道……

他在晚年还得到了埃及艳后的垂青。但一代英雄却死在小人的乱刃之下。

恺撒

公元前100-公元前45

[美] 詹姆斯·费鲁德◎著

苏跃◎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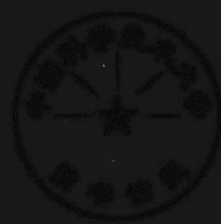


京 华 出 版 社



CAESAR

恺撒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恺撒 / (美) 詹姆斯·弗鲁德著; 苏跃编译. —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07.9
(大人物)

ISBN 978-7-80724-305-2

I. 恺… II. ①詹…②苏… III. 恺撒, G.J. (前100~前44) —传记 IV. K835.467 =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35800号

《恺撒》

著 者 / [美] 詹姆斯·弗鲁德

编 译 / 苏 跃

责任编辑 / 新 以

封面设计 / 金麦田·南 戈

责任印制 / 臧威威

出版发行 /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13楼2层 100011)

(010) 64243832 84241642 (发行部) 64258473 (传真)

(010) 64255036 (邮购、零售)

(010) 64251790 64258472 64255606 (编辑部)

E-mail: jinghuafaxing@sina.com

印 刷 / 北京瑞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185mm × 245mm 1/16

字 数 / 500千字

印 张 / 28.25印张

版 次 / 200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724-305-2

定 价 / 38.00元

京华版图书, 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CAESAR

恺撒缩影

他是不败的战神。修罗场中纵马驰骋，血染战袍。铁蹄横扫欧洲大陆，所向披靡，群雄避匿。但真正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不仅是他的军刀，更是他的威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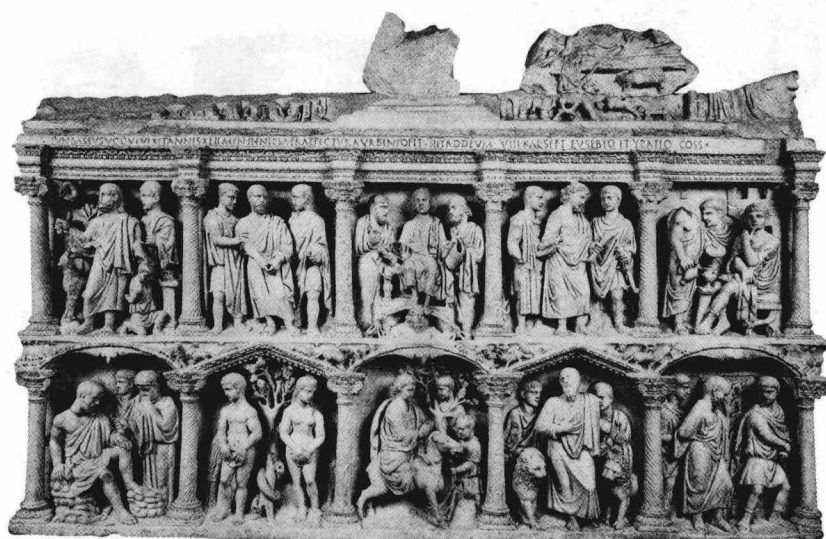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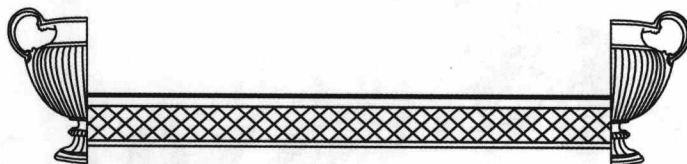
他是多情的爱神。环肥燕瘦，尽得恩宠。他对妻子一往情深，却不妨碍有数不清的贵夫人充当他的情妇。他甚至得到了当世第一美人埃及艳后的垂青，用炽烈的爱情点亮了生命最后的时光。

他就是神，他是罗马几千年来传颂不息的神。他名字成为了后世“帝王”与“胜利”的代名词。那是怎样一个振聋发聩的名字——

恺撒！

罗马英雄的战勋……

- 公元前 100 年 恺撒出生。
- 公元前 88 年 苏拉在一个冬夜攻陷罗马城。马略被赶出了罗马。
- 公元前 74 年 恺撒担任了朱庇特神的祭司。
- 公元前 74 年 恺撒与心爱的科尔涅利亚举行了婚礼。
- 公元前 74 年 瓦季埃叛变，将秦纳刺杀于布伦狄西乌姆。
- 公元前 72 年 苏拉将恺撒逮捕，却得到了维司塔贞女们的赦免。
- 公元前 72 年 恺撒率领千余人的部队投靠到执政官路奇乌斯·李奇尼乌斯·路库路斯麾下，共同讨伐米特里达特斯。却没有得到重用。
- 公元前 71 年 庞培和克拉苏双双当选为第二年的执政官。
- 公元前 62 年 恺撒当选为罗马大法官。
- 公元前 60 年 恺撒为了早日进驻罗马城参加执政官的竞选，他放弃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凯旋仪式。
- 公元前 60 年 恺撒为了对抗处处掣肘的元老院，他和庞培、克拉苏结成了“前三头同盟”。
- 公元前 59 年 这一年，恺撒无论对敌情掌握还是军需物资都已经准备的很充足，他完全做好了征战高卢的准备。
- 公元前 58 年 恺撒经过努力，终于获得了高卢行省长官。
- 公元前 56 年 恺撒平息了高卢战争。
- 公元前 55 年 庞培将征募军拨给了恺撒，妄图通过战争，削弱恺撒的实力。
- 公元前 55 年 罗马大选，恺撒在高卢延续任职 5 年。
- 公元前 55 年 恺撒再一次发动了对日耳曼人的进攻，开始了新一轮的高卢战争。
- 公元前 54 年 恺撒唯一的女儿优利娅去世。
- 公元前 54 年 恺撒强占了阿姆比欧克里斯的女儿克丽娅，导致埃布罗尼斯人向罗马军队发动了战争。
- 公元前 49 年 被恺撒战败的庞培军队，从海上逃亡。
- 公元前 49 年 恺撒兵发西班牙，战胜了阿弗拉尼乌斯的军队，并施以仁政将其遣散。
- 公元前 48 年 恺撒大败庞培军队。
- 公元前 48 年 庞培兵败逃入埃及境内，却被软弱无能的法老王托勒密十三世杀死。
- 公元前 48 年 恺撒第一次与埃及艳后克利奥佩特拉会面，开始了令世人所不解的一段恋情。
- 公元前 47 年 克利奥佩特拉为恺撒生下一个男孩，取名恺撒里昂。
- 公元前 47 年 罗马又起内乱，恺撒离开了相处不足一年的克利奥佩特拉，回国平息战乱。
- 公元前 47 年 加图与恺撒作战失败，自杀而亡。
- 公元前 47 年 为纪念恺撒在高卢、埃及、本都和阿非利加四次战役的胜利，罗马城为其举办了四次凯旋仪式。
- 公元前 46 年 克利奥佩特拉不堪相思苦，带着恺撒里昂及一班亲信赴罗马与恺撒会面。
- 公元前 46 年 岁末，恺撒第五次连任罗马执政官一职。同时，他对元老院的制度作出调整，使其更加对自己有利。
- 公元前 45 年 恺撒在元老院被政敌刺杀身亡，过早的结束了自己光辉灿烂的一生。



罗马，一片被众神庇护的大地。人民虔诚地侍奉着每一位神祇，以期能得到他们的眷顾。或许是至诚的祈祷感动了上天。终于，在公元前100年，一位“战神之子”降临在罗马，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CAESAR

目 录

第一章 > 青年时代 /001

第二章 > 从政之初 /025

第三章 > 三头联盟 /0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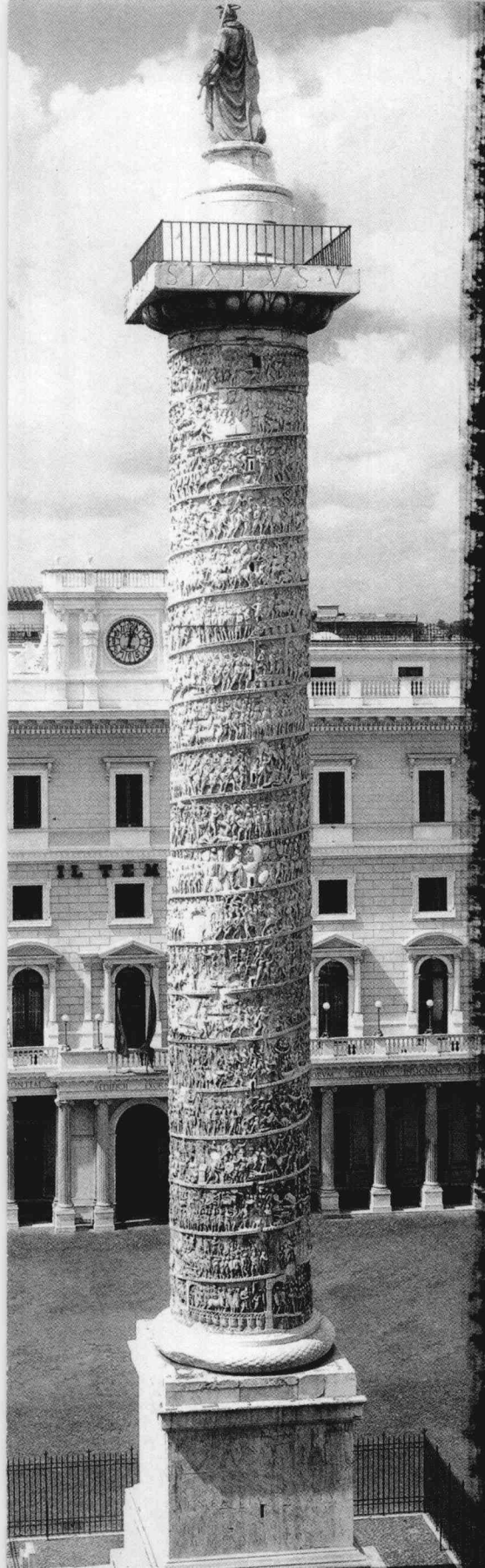
第四章 > 高卢之战 /077

第五章 > 金戈铁马 /161

第六章 > 内战烽烟 /253

第七章 > 权力顶峰 /345

第八章 > 死亡临近 /401



青年时代



天堂的斯达努斯宫里正在举行一次空前规模的宴会,这是天神朱庇特在为自己的大寿所举办的盛宴。

斯达努斯宫今天显得格外庄严、神秘、喜庆。整个大殿被拙粗古老的苍松翠柏环抱着,云雾如纱如絮,慢慢地沉在白色的石阶上,忽而又幸冲冲地浮向树梢,扑在大殿的琉璃瓦上。大殿前的空场上,摆放着几百口大缸,每口大缸里堆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那鲜花有的仅花瓣就如斗大,黄灿灿的花蕊嫩得要渗出油来,沁人的香气四处飘逸。汉白玉石阶上齐刷刷站着两排兵士,一律斜袒着前胸,腰捆红带,手握长剑,钢针般的大胡子向外扎出来。宫里是另一番景象。宽阔、宏伟的大厅金碧辉煌,一盏盏宝石灯被金链吊在半空中,发出耀眼的光芒,红、蓝、黄、绿四种颜色交替着,映在悬垂下来的五色彩绸上,更加使人目不暇接。四根白玉柱矗立在厅内,每根玉柱上都雕刻着图案。这些图案雕刻得非常精美,并且都反映着不同的情节、场面,有的是百神同宴,有的是神魔大战,有的是人神同乐,也有的是百兽狂嚎。在石柱周围,是几百张桌子,桌上天上人间各种美味应有尽有,百神猜令划拳,交杯换盏,异常喧闹。靠大厅里边的两个玉柱中间,是个高台,高台上并排两张粉玉宝座,宝座前是个白玉桌,上面也是各种美味。并排坐在玉宝座上的是天神朱庇特和天后朱诺,天神的身后是两名剽悍的侍卫,天后的身后是两名婀娜的天女。

天神朱庇特今天格外高兴,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他眯着眼睛向四下看去,战神和大力神正扭打在一起,两旁诸神一边助威一边喝酒,时而发出轰堂的笑声。战神被压在下面,他不停地扭动以寻找打翻大力神的机会。突然,他趁大力神稍一松劲儿,猛地同时抬起头和双腿,撞在大力神的胸和背上。大力神“哎呀”一声,被掀倒在地上。战神一下跃起哈哈大笑,对地上的大力神说道:“你输了,喝酒吧。”大力神拿过酒坛“咕咚、咕咚”地喝了个底朝天,然后把酒坛一放,对着诸神说:“这家伙实在厉害,我敌不过他。”众神于是又大笑。天神摸着胡子也笑了,对他身边的天后说:“这两个东西,每次喝酒都要打一次。”“那不跟你年轻时一样。”天后

故意讥讽地说道。天神没有再说话，天后自己又品了一口酒，说道：“你年轻时喝酒，差点儿跟我爸爸打起来。”她歪着头看了看丈夫，见他正痴痴地坐在那，眼珠一动不动。作为多年夫妻，看到丈夫的痴相，她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她顺着丈夫的目光看去，顿时醋意大发。噢，是美神维纳斯，天后强压住怒火，狠狠地喝了一口酒，然后“啪”的一声将酒杯放在桌上。天神像什么也没听见，只是微微晃了晃脑袋，又咂了咂嘴。

美神今天打扮得格外漂亮，乌黑的长发用镶黄花的丝束扎住，穿着低胸的白纱衣裙，雪白的脖子袒露着，婀娜的体态透过白纱裙，显得朦胧、诱人。由于多饮了两杯，平日粉白的面皮儿，现在变得粉红，就像熟透的蜜桃。天神朱庇特看得春心荡漾，眼睛由于兴奋眯成一条缝，幻想着维纳斯偎依在自己怀里，含情脉脉地看着他，仿佛等待着他的吻。突然他感到大腿被人狠狠地拧了一下，像一头被抢了猎物的狂狮，朱庇特愤怒地向旁边看去，当看到妻子朱诺那因吃醋变得发蓝的眼睛，不禁一下子软了，忙赔笑着说：“夫人，有什么事？”对于这个女人，他真是又爱，又恨，又怕。是她帮自己夺得了这个宝座，也是她使自己心爱的伊娥变成了白牛。

“你在看什么，亲爱的？”朱诺怪声怪气地问道，她的眼睛斜睨着，目光尖刻，犹如芒刺。

“没，没什么。我看到维纳斯，就……就想起了你年轻的时候，那么漂亮，那么迷人，那么……”

“噢，亲爱的，我爱你。”朱诺由怒转喜，像所有的女人一样，她也是禁不住夸奖和欺骗。

“来，为了我们的幸福，干一杯，亲爱的。”朱庇特举起杯对朱诺说。

酒杯端起，他俩一饮而尽，相视一笑。朱庇特捋了一下胡子，头望着大厅的顶部，然后赶忙又看一看朱诺，见她没什么其他表示，正跟旁边的侍从说话，便放心地笑了笑。他已想好怎么把维纳斯搞到手。

欢宴散去，众神与天神、天后辞别，摇摇晃晃地鱼贯而出。天后朱诺被侍从扶回寝宫，她喝得太多了，与众神告辞时，差一点儿就倒在桌子下面，多亏被身边的侍从扶住。美神维纳斯也随着众神走着，突然被后面赶来的天使墨丘利叫住：“尊敬的美神，天神有请，您务必到圣提利亚斯宫等候。”

美神停住脚步，她感到有些不解，圣提利亚斯宫是天神的第三个寝宫，难道是天后出了问题。带着疑虑，她随墨丘利来到了圣提利亚斯宫。这个寝宫并不大，右角是浴池，左角是一张大床，中间放着大理石桌，桌上是些女人用的首饰、宝器。

美神刚刚站定，天神朱庇特便气喘吁吁地闯了进来，由于兴奋，脸上泛着红光。

“墨丘利，你出去吧。”朱庇特命令道。

“是！”墨丘利顺从地出了门，并随手把门关上。

“维纳斯！”朱庇特眼中喷着欲火，抢步到维纳斯面前，他已有些不能自己了。

“您有什么事吗？”维纳斯后退了一步，她被朱庇特火辣辣的目光盯得满面绯红，说完，便羞涩地低下了眼睛。

“你真美，我爱你！”朱庇特说着，踉跄地向维纳斯扑来，企图抱住她。

“啊！”美神尖叫了一声，向旁边躲闪开，一转身，跑到桌子另一面，颤颤地向朱庇特请求道：“请您不要这样，我，我已经有了身孕。”

“什么？这，这不可能！”朱庇特像被重重打了一棒，颓然地低下头去。马上，他又猛地抬起头，怒吼着：“告诉我，是哪个混蛋，是哪个混蛋？”

“是战神玛尔斯。”美神有些发抖，“我们相爱已久，早已私订了终身。”她害怕天神再向自己扑来，如果那样，她真的无力逃脱了。

但天神没有那样做。

“你走！”朱庇特嚷道。

美神刚转身朝宫门走去，却又被天神厉声叫住。只见他径直地走到美神身旁，伸出手，摸着美神的脸颊，美神闭上了眼睛。

“告诉我，几个月了？”天神缓缓地低声问道。

“五个月。”

突然，天神松开手，转过身去，像是对着大厅说道：“你和战神，我不怪你。维纳斯，那是你的自由。”

美神睁开了泪汪汪的眼睛，望着这个可怕可敬的天神的背影，她弄不清这个喜怒无常的老人要说些什么，要做些什么。

“不过，你听着，这个孩子不能留在天堂，你把他投到人间去。”神谕，冷冰冰的。

“不！”美神一下扑倒在天神的腿后，摇着他的衣裙，哭喊着，“您不要这样待他，他还没有出生，他没有罪呀！”

“我已经决定了。”天神冷冷地答道，“不过，我可以让你感到一些安慰，那个小东西会成为人间的神。行了，你走吧。”

美神知道再求已无济于事，于是站起身，擦了擦眼泪，坚强地向外走去，她或许不会想到，她肚子里的孩子将在欧洲大地上掀起惊涛骇浪般的风暴……

公元前88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天阴沉得可怕，乌云把天空压得很低，寒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刮着，四下里一片寂静。罗马城矗立在夜风中，像一匹巨大的黑狼静静地趴在台伯河边。城头上竖着几支火把，火光在夜风中摇曳着，忽明忽暗的。不多的几名兵士时不时地走出瞭望哨，来回地在城头巡视一下，也间隔着向城外探望一下。城外也是一样的寂静，一样的黑暗。

突然，远处显现出几点火花，向着罗马城飘来，火光移动的速度很快，像是什么人在急急地赶着路。有谁会在这黑得晚上出来赶路呢？火光越来越近，也越来越亮，渐渐地也传来了声响。脚步声、马蹄声，更近了，甚至还能隐隐约约地听出金属撞在地面上发出的沉闷的撞击声，这是一支军队！城头上的士兵在紧张地向外探望着，注视着火光的移动。火光越移越快，越移越近，渐渐的也能看清楚了。“苏拉！这是苏拉的军队！”城头上有人认出来了，尖叫着，“赶快报警！”几名士兵跌跌撞撞地去敲钟。

钟声敲响了，罗马城震动了，人们纷纷拿起武器，冲上街道，奔向城头。可是苏拉的军队已经攻进城里，城门被打开了，苏拉的军队如洪水般地冲了进来。罗马城里到处是战场，每条大街，每条小巷都充满了火光，充满了喊杀声。苏拉的军队见人就杀，到处有哭喊声，四处都跌扑着尸体，有士兵的，但更多的还是无辜的百姓。空气中充满了血腥味，地上血流成河，有

的地方血聚得太多了，在寒风中都已凝成了褐红色。

火光中，一个丑陋的大胖子，挥舞着战刀，大声狂呼：“冲啊！杀啊！骑士们！找马略去！”这人就是苏拉，他本来是马略的部下，但他一心想取代马略成为罗马的执政官，并进而成为独裁者。于是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带兵血洗罗马城，他的战袍已被血染成深红色，就连脸上也溅着血，晚上看着格外恐怖，他的战刀上也还滴着血。

马略被赶出了罗马，流亡到了非洲，苏拉夺得了执政官的大权。他对马略派的家族进行了血腥的屠杀，马略派家族的人们或被杀或被赶出罗马城。12岁的恺撒和他的父母却没有被赶出来，或许苏拉并不认为恺撒他们一家对他能有什么威胁，尽管恺撒他们一家是马略的亲戚——马略是恺撒的姑丈。

不过，第二年，马略在当年的执政官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秦纳的帮助下，打败了苏拉的军队，重新控制了罗马。为了庆贺胜利，马略和秦纳决定召开庞大的广场舞会，邀请所有有名望的家族参加。

当母亲把这个消息告诉恺撒的时候，恺撒兴奋地跳了起来，嘴里不迭地问着：“是真的吗？母亲！那姑丈和秦纳叔叔他们去吗？”

“他们都去，我的孩子，科尔涅利娅也去参加舞会。”母亲回。

听到科尔涅利娅的名字，恺撒的脸不禁红了一下，可心里却像小松鼠拨动了欢乐的转盘，那样让人心醉。自从两年前和母亲去姑母优利娅家，正好碰上秦纳的女儿科尔涅利娅，她那娇小可爱的倩影就一直留在恺撒的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那时，他们俩在一起玩得很开心，分手时大家都有些恋恋不舍，相约不久再相见。可是以后由于姑丈马略蒙祸，他和科尔涅利娅就没能再会面。

“恺撒，你得带科苏提娅一起去，并且还要把她作为你的舞伴。”父亲冰冷的话打断了恺撒的兴致。

“哦，科苏提娅，”一提起她，恺撒就觉得气闷。按说科苏提娅长得也挺漂亮，而且对恺撒一往情深。可是恺撒就是不愿意和她在一起，尤其是和她一起去参加这样的舞会。

“可是，父亲，我是尤里乌斯家族的子弟，而且我已经13岁了，都已经参加过穿袍仪式了，我有权利自己挑选舞伴了。”恺撒仔细挑选着措辞，“况且，科苏提娅的身份也不够参加那样的舞会。”

“她是你的未婚妻，你不要忘了，恺撒，而且……”老恺撒顿了一下，很艰难地补完了后半句，“而且，没有她们家的资助，咱们恐怕也很难生活下去。”

恺撒不敢再说下去了，怕更加刺痛父亲。或许儿子的心，只有做母亲的才能知道。奥列利娅何曾不想荣华富贵呢？看着自己的姐姐优利娅成为执政官的夫人，处处在自己之上，她心里也不是个滋味。自己的丈夫反对儿子从政，她不赞成，但也不反对。特别是恺撒和科苏提娅订婚的事，她自己也不愿意，但她也不能公开反对自己的丈夫，这是奥列利娅的家族——与尤里乌斯家族同样高贵的玛尔奇乌斯·列克斯家族所不能允许的。她只能暗自祈祷，祈盼上天能助恺撒一臂之力，使得恺撒夙愿得以实现。在从政路上能一路顺风，最终光耀家族。

舞会在台伯河旁的马尔广场举行，这是罗马最大的广场，平时是大校场，有时也作为百

夫长大会的会场。节日里，这就是罗马人狂欢的广场。今天还是将要举行盛大的庆功舞会。

天不亮，各家族的人们就从各自的家中走出来，开赴广场。他们穿着各式的节日盛装：阔紫边宽袍、狭紫边宽袍、祭袍、女宽袍、无袖女袍、女长袍、女披风，它们的颜色交织成瑰丽灿烂的一片。后面跟着各自的侍从、奴隶，他们手中的托盘上盛放着一些吃食：葡萄酒、凝乳等。恺撒他们一家也早早地到了广场上，挤在人群四处看着，听着。

今天的马尔斯广场格外漂亮。广场四周张灯结彩，布满了鲜花。广场里面是一圈搭着凉棚的坐席，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坐席。正中的凉棚显然是给秦纳和马略的，这个凉棚有别的凉棚四个左右那么大，棚顶是猩红色的毡布，棚沿上有一个橄榄枝围成的橄榄圈的标志，中间是一把剑的图案。这个凉棚口到广场的入口，都有红毡毯铺着，并且一直铺到马略他们即将过来的街道。红毡毯两边各站立着一列手持利器的士兵，他们和站在广场四周围的士兵一样，都用红色战袍代替了平时的青色战袍，也似乎有了一些喜庆色彩。两列士兵后面各站立着一列少女，都穿着无袖的长袍，手里捧着花篮，里面是鲜花和金屑。在广场入口站立着两个穿黑衣的元老，他们正等待着马略和秦纳的到来。他们两人身后是约百余人的乐队，乐队里最醒目的是几个扛着十几米长号的号手。

凉棚里还没有人去坐，显然是在等待马略一行。恺撒他们扎在人堆里，扎的很深，恺撒是因为带着科苏提娅，不愿在人群中多露面。这时，他不禁对科苏提娅多瞧了两眼，科苏提娅今天也着实打扮了一番。高盘在头上成塔状的头发。一袭紧身的无袖紫色长袍，也确实够吸引人的，可是一身珠宝气的首饰却让人看着恶心。这时，她正好奇地四周张望着，如此壮观的场面让她看得眼花缭乱，这么多的名门贵族，平时都只听说过，却从来没见过。恺撒他们一家在人群里，和众人一样地焦急地等待着马略和秦纳的到来。人群中不时传来众人的议论声。有的评论着马略与苏拉的优劣，当然，言语间都极力贬低着苏拉；有的谈论着失败后的苏拉在干些什么……最多的话题还是集中在谈论倔强的老安卡里罗斯身上。老安卡里罗斯是苏拉派的亲信，当年苏拉篡位，他帮了不少忙。如今马略打了回来，安卡里罗斯不但没有认罪，反而把马略派人送去请他参加舞会的请柬，撕了个粉碎。谈到他，有人愤怒，有人叹息，有人幸灾乐祸。

正在这时，就听到那两个身着黑衣的元老高声颂道：“神的孩子、伟大的执政官、我们的盖乌斯·马略和他最亲密、最忠诚的朋友伟大的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秦纳驾到！”鼓号声响起来了，站立着的人们纷纷向红毡毯拥去，但谁也不敢挤过士兵。人们就在士兵后面挤着，沿着红毡毯向入口处望去。远远的在前面的是两列手捧彩旗的骑士，腰里佩着战刀。后面是两列手持斧、棒的步兵。之后是两乘抬床，前面一乘是马略，后面一乘是秦纳。当抬床行到广场入口的时候，队伍停了下来，抬床落在地上，马略和秦纳从上面下到地上。马略今天并没有穿拉丁民族的外套或是世代相传的宽袍，在他那件用雪白的羊毛织成而且绣着金花和阿拉伯式花纹的长袍上面，还披着一袭华丽的、镶着金色花边的、火红色的希腊式外套。一个金扣子在右肩那儿系住了外套，扣子上的宝石迎着太阳发出忽隐忽现的炫目的光芒。他手里拿着一根权杖，纯金制造的，杖头上雕刻家精细地雕刻出马略打败森布利亚和条顿日耳曼人叛乱的战斗场景。秦纳则穿着拉丁民族传统的宽袍，外面披着紫色的外套，外套上也镶有宝石，在阳光下发出逼人的光芒。

当他们走向那位着黑装的元老时，鼓乐声停了，两位长老奉上橄榄枝，并把橄榄枝戴在了马略和秦纳的头上。这时，人群中不断发出欢呼声：“马略万岁！盖乌斯·马略万岁！伟大的马略万岁！”

马略和秦纳向前走着，频频向人们挥手致意。他们所到之处，除了毡毯两边的卫士单腿跪立外，其余的人都已跪拜在地，顶礼膜拜。一捧捧的鲜花，一把把的金屑由黄袍少女们手中撒出，金屑在阳光的照射下，折射出金色的光芒，在马略的头上形成耀眼的光环。

恺撒从来没有看见姑丈如此威风，在众人的欢呼中和礼拜下，他也不由自主地跟着欢呼起来，跟着膜拜下去。他也为姑丈身上的威严所服。他心中那种强烈的欲望愈萌愈烈：总有一天，我也要当执政官！我也要这样威风！我也要万民崇拜！我一定要从政！

不过恺撒的眼光并不仅仅在马略和秦纳身上，而是更多的投向秦纳身后的那个迷人的少女——科尔涅利娅。她那婀娜的姿态、苗条的身躯和美妙的肩膀，表明她是真正的罗马美女。尽管年龄很小，稚嫩的脸庞却掩饰不了她那天然的美，纤巧而又美丽的鼻子，如樱桃般小巧而又红艳的嘴，一双黑艳艳的灵活的大眼睛。一头黑油油的、浓密而又柔软的卷发，直垂到她的肩上，在靠近前额的地方却用一顶满嵌白玉的银冕紧紧地束住。一件绣上金缘的无袖长袍，外面又罩上一件雪白的坎肩。恺撒的目光随着科尔涅利娅的身影而移动着。这位美丽的少女低着头走着，可是总不时地抬起头向人群扫视一下，似乎也在寻找着什么。猛地，两道目光碰撞到了一起，科尔涅利娅怔了一下，脸一红，头又低了下去，她不敢抬头正视恺撒那充满激情和渴望的眼睛，那执著的目光简直能把她的心融化，科尔涅利娅的心怦怦地跳着。就这样，在恺撒的追视下，科尔涅利娅跟着她的父亲走到了中间的坐席。众人都纷纷地向自己的坐席走去，恺撒依依不舍地看了最后一眼，在父亲的催促下回到了自己的坐席。

这时，一个人走到马略跟前，低声说了些什么。马略顿时勃然大怒，权杖猛地一挥，那人立刻带着一队士兵匆匆地走出广场，马略依然是满脸怒容，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广场上的气氛有些紧张，人们都有些坐不住了，交谈着，猜测着。不多久，那个人带着那队士兵回来了，队伍前面押着几个人，正是老安卡里罗斯和他的家人们。人们都明白了刚才发生的事情。这时，马略走出凉棚，手里举着权杖，高声宣布：“尊贵的先生们，女士们，对于罗马公民的敌人——安卡里罗斯，我，执政官盖乌斯·马略宣布：判处他死刑！”在马略权杖的挥动下，安卡里罗斯一家被乱棒狠狠地砸下去，呼号声响成一片，中间间杂着叫骂声，不过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微弱，慢慢的听不见了，士兵们又用烧红了的烙铁烙了两次，确定他们都已死了，再用挠子钩住他们的尸体，拖出广场，抛入第伯尔河中。

广场上出现了骚动，有哭泣声，有人在呕吐。恺撒也感到非常震惊，太残酷了！太残酷了！记得一年前苏拉篡位时，对马略派的人进行血腥屠杀，自己曾亲眼看着尤里乌斯家族的几个亲戚被苏拉处死。当时，自己也曾问过父亲，苏拉为什么要这么残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流血。父亲只是叹息着：“这就是政治！”今天又看见姑丈残忍地棒杀了安卡里罗斯一家。难道这也是政治！难道政治就是流血、就是残暴！恺撒感到非常的困惑。

悠扬的乐曲响起来了，舞会开始了。一开始空气还有些凝滞，或许人们还没有从刚才的血腥场面中清醒过来。但是随着舞会渐渐进入高潮，人们都疯狂地跳着，刚才那血腥的一幕似乎

早已冲得一千二净了。恺撒却没有什么兴致跳舞，他总不能忘记刚才血腥的场面，脑子里一直想着：政治？残酷？

雨一个劲地下着，如火箭般地射在地上，激起一团团的薄雾，一切都被雨洗刷得朦朦胧胧，距离稍稍隔开就难以看清周围的东西，整个罗马城都给笼在雨雾中。可就是在这样的雨天里，从一个小院里却传来了击剑声和喊杀声，一个年轻人正挥舞着短剑在雨中奋力的砍杀着，头发已经完全贴在头上，也不知是雨淋的还是汗水浸湿的。他嘴里不停地呼喊，他的靶子——面前的一个稻草人已被他砍得七零八落，可他还在猛力地砍着、刺着。那架势不像是在练剑，却是在发泄无尽的怨愤。屋檐下，一位贵妇人在焦急地喊着：“恺撒！恺撒！你不要这样，伤着身子！”喊着的人正是恺撒的母亲奥列利娅，恐怕也只有她才能理解现在恺撒的心情。恺撒今年16岁，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罗马当时的风俗，16岁的孩子都要结婚，不结婚的会遭到别人的嘲笑，特别是他们这些名门贵族。恺撒钟情的是科尔涅利娅，科尔涅利娅也喜欢恺撒，双方也都挺般配的。可是恺撒已和科苏提娅有了婚约，而且去年老恺撒临死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让恺撒必须和科苏提娅结婚，婚期都订下来了。恺撒结不结婚倒还是次要的，关键是恺撒一旦和科苏提娅结婚，他就有可能失去了政治前途。现在结婚的日子一天一天迫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怎能不让恺撒焦急？雨越下越大，恺撒的剑渐渐地慢了下来，力气似乎已经耗尽，刀“当啷”的一声落到了地上，恺撒悻悻地呆立在雨中，长叹一声，走回了屋中。

夜已经很深了，恺撒屋里的蜡烛却还亮着。烛光下，恺撒背着手在屋里来回地踱着，身影被烛光印在窗户纸上，随着烛光火苗的颤动，那身影也在窗户纸上抖动着。他的母亲奥列利娅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注视着焦躁不安的恺撒。恺撒自从父亲死了以后，只有母亲才能帮助他。奥列利娅知道恺撒平时是一个很沉稳，很有主见的孩子，只是过分着急，才会这样。她安慰着恺撒：“孩子，不要着急，先静下来，这样将来怎么成大事呢？”母亲看着恺撒，目光里充满着安慰。恺撒就是她的希望，是她的力量源泉，她不能让恺撒倒下去。猛地奥列利娅想到了什么：“我明天去跟秦纳商量一下，你先休息吧，孩子。这件事或许只有秦纳才能帮忙。”

第二天，奥列利娅与秦纳见面了。

“夫人，您可有什么解决问题的线索吗？”秦纳笑着问奥列利娅。对于恺撒的母亲，秦纳一直是很尊敬和钦佩的。这个女人独立撑起了一座将倾的大厦，为恺撒的幸福和将来奔走着，而且奥列利娅极富智谋，帮自己解决了不少难题，可惜不是大丈夫，要不然也可以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秦纳想着，等着奥列利娅的回答。

奥列利娅沉思了一会儿，并没有回答，反而提出了一个问题：“朱庇特神的祭司是干什么的？”

秦纳有些奇怪，但还是回答了：“那不是祭祀朱庇特神的吗，这可是罗马最重要的祭司，您怎么了，夫人？”

“那都是些什么人担任呢？”

“必须得罗马贵族出身的人才能担任。”

“他们可以结婚吗？”

“当然可以，不过得按照共食婚的仪式进行。”提到共食婚，秦纳猛的省悟了，“夫人，您真行！”秦纳由衷地赞叹着，他已经明白了奥列利娅的意思。

共食婚是一种特殊的古老的宗教婚礼仪式，结婚的双方都必须得是贵族家庭出身，婚礼在朱庇特神的面前举行，具有最高的神命，任何人不能破坏。朱庇特神的祭司必须得举行这样的婚礼。只要自己帮恺撒成为朱庇特神的祭司，恺撒和科苏提娅就必须得解除婚约。因为科苏提娅是平民出身，没有资格与朱庇特神的祭司结婚。这样恺撒就可以摆脱科苏提娅，而与自己女儿科尔涅利娅结婚，而且一旦恺撒能成为朱庇特神的祭司，这个罗马最重要的祭司的身份对恺撒今后进入政界有极大的帮助。

奥列利娅从秦纳家出来，感到心情特别舒畅，必须得把这件事告诉恺撒，想到这，她加快了脚步向家中走去……

公元前84年6月。

朱庇特神庙里一片肃穆，这里正在举行着朱庇特神的祭司的授职仪式。参加授职仪式的有各神的祭司、执政官秦纳和她的女儿、恺撒的母亲以及罗马的各级官员。仪式由祭司团的大祭司主持。恺撒正跪在神火旁向朱庇特神祈祷。火光映出他那强壮的、好像由雕刻师雕成的脖子以及姿态高傲的头，显出一副高贵的气派。像黑檀木那样光油油的、洒着香水的卷发，衬出了雪白的又高又宽阔的前额，火光中发出红润的光，眼睛充满了羞涩的微笑，但在他紧锁的漆黑浓眉下却透露出钢铁一般的正气。高而挺的鼻子，线条十分优美。紧闭的厚厚的双唇，嘴角里显示着威严。今天恺撒穿的也非常典雅：那套用紫色丝带束腰的紫边白麻布紧身衣外面，披着一件用极薄的丝绸制成的、雪白的、镶着淡蓝色阔花边的宽袍，衬出恺撒英俊的身影。这一切都好像是天神特意安排的，也只有恺撒才有这种神韵，才能成为朱庇特的祭司。那些祭司本来对这位即将成为罗马最年轻的祭司，最重要的祭司多少都有些嫉妒，可是现在却都为恺撒所折服，衷心希望恺撒成为神的代言人。当大祭司把象征着朱庇特掌握的风、电、雷、雨的权杖交给恺撒的时候，众人欢呼了。他的母亲注视着恺撒，眼里噙着泪水，她在心中为恺撒祝福着：“孩子，你自由地飞吧，母亲为你骄傲，为你自豪！”现在的恺撒却显得格外平静，那天母亲告诉他这个消息后，他也曾兴奋地把母亲抱了起来，那以后不久他就和科苏提娅解除了婚约，感到负担没有了。现在却觉着有一种重压，自己就要进入政界了，就要开始向自己的目标奋进。恺撒紧紧地握着权杖，深沉的目光扫视着在场的每一个人：执政官秦纳、各神的祭司们、大小的官员们、母亲，还有科尔涅利娅。然后抬起头望着朱庇特的雕像——这位上天的统治者，万神之神，心中祈祷着：神啊！保佑我吧，为我祝福吧！我将成为您最伟大的孩子！

恺撒当上祭司后不久，就与科尔涅利娅结了婚，婚后夫妻恩爱，十分幸福。但恺撒已不是以前的他了，他有许多重要的事要做，不能整天沉溺于家庭的小圈子里。除了神庙里每天繁琐的仪式以及一些重要的庆典外，恺撒已经开始帮着执政官秦纳出谋划策了。现在形势越来越紧张了，据可靠消息，苏拉已经在希腊做好了布置，准备再次杀回罗马。秦纳也在集训自己的军队，随时准备抗击苏拉，今天晚上他就带着卫队到布伦狄西乌姆去视察瓦季埃的部队去了，因为有人告密说瓦季埃将会与苏拉勾结颠覆秦纳。

恺撒在朱庇特的神庙里应付着一些规定的仪式，他觉得有些烦闷，就信步走出神庙，到山

后的树林里散散步，换换空气。恺撒在林子里的一个岔路口停了下来，因为他发现在岔路口一棵树的树干上，有一块被刀割开成箭头状的树皮，箭头直指旁边的一条小道。恺撒觉得很奇怪，有谁会在这里玩这种游戏呢？恺撒就沿着这条小道继续走过去，又发现了有同样箭头的树，恺撒觉得这里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不由得想起以前希腊奴隶讲的一个关于希波战争的故事，故事中希腊人以这种方法传递了一个极为有用的情报，赢得了那次战争的胜利。恺撒依着箭头走下去，在一个有向下箭头标志的树下停了下来，树下有一堆刚挖过的土，虽然作了伪装，但仔细看还是能看得出来。恺撒掏出腰刀，刨开土，发现里面有一个羊皮卷，打开一看，只见羊皮上写着一行小字：“尊敬的苏拉：秦纳今晚将毙命于布伦狄西乌姆。”

落款是“你的忠诚的瓦季埃”。恺撒突然想到了那个说瓦季埃将叛变的告密者，他知道秦纳今晚就去瓦季埃那里，难道瓦季埃真的勾结了苏拉？不行，我必须得把秦纳他们追回来！

天快要黑了，夕阳的余晖洒在大路上，软弱无力的，显着无比的凄凉。在通往布伦狄西乌姆的大道上，一匹雪白的马正在狂奔着，马上的年轻人不停地呼喝着“驾，驾”。马已经如飞地奔着，但他的马鞭还在上下飞舞着，这就是赶着去阻挡秦纳的恺撒。夜色越来越浓，月亮也悄悄地爬了上来，把忧郁的眼光倾泻在广阔的原野上，使得原野伸展得很远很远。行人已经越来越少，路上也显得越来越静了。恺撒在一阵狂奔后，已经汗流浹背，白色的外衣上沾满了尘灰。现在离布伦狄西乌姆越来越近，恺撒的心也跳得越来越快了。

猛地，他看见前面的道路上趴着一个人，恺撒勒马停住，下来仔细一看，辨认出来这是秦纳的一个亲信卫兵，他的头是朝向罗马城的，背上插了一把刀，看来是在拼杀后冲出来报信的。恺撒的心不由得一沉，他放下那个士兵，顺着路边的血迹向前搜寻着，血迹越来越清晰，血腥味也越来越浓，不时地被路上的尸体绊着，但还没有发现秦纳的尸体。“说不定秦纳已经逃了出去吧。”恺撒宽慰着自己，继续向前搜寻着，前面的路渐渐宽了，不远前出现了一片空地，空地在一条河的旁边，空地上横七竖八地倒着许多尸体，显然这是战斗的主要场地。恺撒仔细地搜寻着，猛地他发现在河边躺着一具尸体，尸体身上的战袍正是秦纳的紫衣战袍，恺撒抢步上前，果然正是秦纳，他已经死去多时了。河水缓缓地流着，恺撒痛苦地看着秦纳的尸体，他惊诧，自己刚刚起步，就遭到如此沉痛的打击，自己的事业难道也如流水般逝去了吗？

恺撒抱着秦纳的尸体缓缓地林中走了来，月亮也不知何时偷偷地藏了起来，恺撒感觉到将有一场大乱，将有一场大风暴降临在罗马。

在离罗马城不远，有一个撒比尼人居住的小区，这可以说是全罗马最肮脏的地方。

在街道的尽头，有一个破落的小院子。院子里零零散散地堆放着东西，比较引人注目的还是在院子西南角堆放的一堆堆的药罐子。房子并不高，里面空空荡荡的，只有一张破木床。床上躺着一个人，全身都用被子盖着，只露出头来，因为屋里光线很暗，也难以辨认得清，只是屋里弥漫着呛人的药味。门口有一个奴隶倚着墙坐着，忧郁的眼神呆呆地望着远方。

这时候，却有一队罗马的骑士冲进小区，他们扬着鞭，嘴里不停地呼喊，根本不顾街上的人们，皮鞭还不时地落在躲避的比较慢的撒比尼人身上。不时有摊位被飞奔的马队撞翻，摊子上的水果、瓷器等货物都给掀翻在地，让马队冲得遍地都是。这队士兵眨眼间就冲到了街尽

头的小院前，坐在门口的奴隶刚想站起来阻挡一下，立刻就被冲进去的士兵一把推开。为首的一个军官平执皮鞭闯进屋里，一把拉开破被子，冲着躺着的人冷笑着说：“恺撒，我们的祭司怎么会躲在这样一个肮脏的地方呢？”

那个奴隶挣脱了士兵挤了进来，抢着说：“大人，他有病，他有热病呀！”

“热病！我看是让被子捂热的吧！走，跟我见执政官去。”

躺着的人看无法隐瞒，坐了起来，他冷笑着对为首的那人说：“你们的鼻子可真灵啊！”那个为首的大怒，鞭子扬了扬，却不敢发作。他让手下人把恺撒抓起来，几个士兵走了上去。恺撒一摆手：“我自己会好好的去的。”说着，昂首走出院子，士兵们在后面紧紧地跟着。院外已挤满了围观的人群，这时人们都纷纷闪到一旁，让出一条路。那个奴隶悄悄地退到人群中，挤过人群，看没有人注意自己，一转身撒腿就往回跑，他还得快跑回去给恺撒的母亲奥列利娅报信。

恺撒怎么会躲到这样肮脏的地方装病呢？原来布伦狄西乌姆兵变秦纳死以后，罗马城整个就乱了，新当选的执政官无力维持局面，各地兵变不断。苏拉也乘机向罗马进军，不到两年的时间，苏拉就占领了罗马城，并被选为执政官。苏拉一上台就开始了血腥的清洗，马略和秦纳所通过的一切规定和决议都被否定了，所有拥护马略和秦纳的有名望的人都被剥夺了生命和财产。恺撒在秦纳死以后，预感到天要变了，就尽力地从政治事务中抽出身来，只去处理朱庇特神庙中的事务。尽管恺撒竭力地隐藏着自己的光芒，不让苏拉重视自己，但苏拉还是不放他，不但免了恺撒朱庇特神祭司的职务，还四处追捕他。恺撒只能东躲西藏，最后不得已，只好装成一个患热病的人，躲进撒比尼人居住的小区里。躲了几个月，最终还是让苏拉的巡逻队发现了。

恺撒一押回罗马就被送到苏拉的行营接受审问。苏拉控制了罗马以后，就把原来秦纳的府邸作为自己的行营，他总是在行营里处理公务。恺撒被押进行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大厅四周点着火把，每个火把下站着一名手执利刃的彪形大汉，一个个恶狠狠的如瘟神般地站立在大厅两旁，只等苏拉一声令下，他们就立刻扑上去行刑。这几天，也不知有多少人在这里被苏拉杀死。恺撒正背着手站在大厅的中央，火光映着他那倔犟的头颅，脸庞有些消瘦但还透露出一股刚毅之气。衣服还是在撒比尼人小区被抓住时穿的衣服，无袖长袍上有许多破洞，上面还散发着一股难闻的药味。苏拉正坐在台阶的椅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恺撒，他已经把恺撒从头到脚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不知怎么的，苏拉看见恺撒总感到有种压抑感，特别是他的目光与恺撒的目光相碰的时候，苏拉总会不自觉地打个寒噤。恺撒的目光冷得出奇，但却掩盖不住一种难以抑服的欲望，目光冷得如水，欲望野得似狼。和自己年轻时多像啊！可是比自己当年还沉稳，还深邃。说实话，苏拉也不想为难恺撒，这不是出于怜悯，而是他感到只有恺撒可能才是自己真正的对手，他的身上显露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无人比拟的霸气，远非马略和秦纳所能比。他真羡慕尤里乌斯家族有这样的一个好继承人。自己的儿子法乌斯特在自己的精心培养之下，已经算是比较优秀的人了，可跟恺撒一比，还是逊色了许多。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对于恺撒感到有点压抑那是因为恺撒的年轻，年轻而富有朝气，自己已经老了，最终恐怕还是要输给年轻人的。苏拉想到这不由得挺了挺身子，显示出自己身体还很硬朗。年轻的一帮人中，恺撒恐怕是最出色的，谁能与之抗衡呢？苏拉不由得想起了庞培，这个他手下最年轻有为的将领，可